

繁體字增訂版序

2018年，我在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簡體字的《有緣有幸同斯世》，轉眼三年。2020年初春新冠病毒武漢首爆，不一年，已成世紀性的全球災難。我像世界上每個地方的人一樣，都經歷了無情歲月的無奈之苦。但於我個人，三年來，感愴更深。就在這三年中，我失去了三位我敬重的學界朋友（高錕、傅高義、余英時）和我的五弟樹基。五弟的離世，我們五兄弟只剩下我一人了。到了老年，對人生的苦澀多了體悟。
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甘琦，說服了我出版《有緣有幸同斯世》繁體字的增訂版。收入了我對離世四人生前或死後書寫的五篇文章。的確，他們每一位都是我深感到「有緣有幸同斯世」的人。我很感謝中大出版社幾位年輕同事冼懿穎和陳甜對此書出版的付出。

金耀基

2021年10月

自序

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」，不經不覺，我已是八十有三的人了。在八十年的人生中，從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，這段歲月恰是中國歷史（甚或人類歷史）上一個發生巨變的大時代，我深以為我與同生這個大時代的人有一大因緣。對我這個八十後的人來說，與我「同生斯世」的有三輩之人：我的前輩（父輩、師輩）、我的同輩和我的後輩（子孫、學生輩）。進入老年後，常不由然會念想一生中與我「同生斯世」的師友。邇來，猛然覺到我的父輩、師輩之人今日大都已经仙逝，而與我同世代的朋輩友好也有不少已是駕鶴遠去的了。人生感慨，實多深矣。

這個文集收錄的是近三十年中我書寫父親，三位老師，十位前輩，八位同世代的朋輩友人的文字，大都是在他們身後對他們的追思之作，而有的則是在他們生前因不同機緣，為他們書寫的，但今與他們已是人天永隔，這些書寫也變成對故人所作的紀念文章了。本書中所寫人物，父親外，王雲五、浦薛鳳、鄒文海三位先生是我親炙的老

師；錢穆、徐復觀、李約瑟(英國)、小川環樹(日本)、狄培理(美國)、朱光潛、李卓敏、費孝通、黃石華、龔雪因諸先生則是我前輩人物；蔡明裕(日籍華人)、孫國棟、馬臨、遼耀東、劉述先、郭俊沂、李亦園都是我同世代的朋輩友人。文集中還收入我寫給愛華女史的一封信，這是我對她夫婿林端教授的哀思。林端、愛華伉儷都是學界中人，也是我學術上的知音。

特別要說的是，這本文集我所悼念、紀念之人，都是與我「同生斯世」的有緣之人，他們每一個都曾為這個世界增添光輝與溫情，他們更都使我的生命意義變得充盈、豐實，我之能與他們「同生斯世」不只「有緣」，更屬「有幸」，真的是「有緣有幸同斯世」。

當此文集付梓之際，回顧我八十餘年歷程，真還有許多「有緣有幸同斯世」的親人、師友，他們先後已離開這個世界，這個文集未有我對他們的書寫，但他們永存我心。

此書的附錄是我五十二年前為殷海光先生《中國文化的展望》一書所作的書評。殷海光先生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台灣一位思想界的領袖人物。我有幸在他晚年成為他「無不可與言」的年輕後輩。我的《從傳統到現代》一書與殷先生的《中國文化的展望》是1966年同年出版的，我們的專業不同，視域有異，但對中國之必須現代化的看法，甚多契合，可說殊途同歸，志同道合。殷先生之於我，實是「平生風義兼師友」，殷先生去世前，我對他當年的「新

著」寫了一篇書評，殷先生亡故，我當年無有悼文，但於他去世五年後（1971），我在1966年所寫書評前加上了一段話（那時，殷先生的新著已成遺著），以表我對斯人斯書的誌念。殷海光先生誠亦我「有緣有幸同斯世」之人。

金耀基

2017年8月立秋後